

筆記小說大觀集

蜀難敘略
清沈荀蔚著

粵行紀事
清瞿昌文著

進步書局校印

千
年
地
記
地
記

萬
行
地
記
下
卷
第
一
回

萬
行
地
記

清 沈荀蔚述

蜀
難
敘
略

上海進步書局印行

蜀難敘略提要

此為婁東沈荀蔚氏撰書中紀獻忠寇蜀
及士民殉節流離始末蓋沈當崇禎之末
隨任雲陽躬罹此難顛連困躓於賊中者
閱二十餘年始克生還故能於當時情狀
言之鑿々至敘賊黨種々殘暴慘酷幾令
人有罔猿下淚談虎色變之概

蜀難叙略

清 婁東沈荀蔚述

慨自潢池肆毒。薄海同仇。凡被兵之所。遠邇俱得其詳。惟西蜀僻在一隅。聲問阻絕。隄防隙而洪水滔天。棟宇焚而烽煙匝地。豈世運之難挽。實人事之不修也。荀蔚髫齡不造。遭此慘烈。歷年以來。亂靡有定。雖升沈代謝。世所恒有。而滄桑陵谷之狀。誠有曠古僅見者。乙未丙申間。幸為巴蜀河清之會。蔚亦稍能筆墨。因於帖括之暇。或追惟往事。或蒐集遺聞。期於可信。咸筆之於書。自茲以後。凡耳目所及。日附益之。始則國破家亡。既而子身萬死。總目之曰蜀難叙略。埃難平則止。或出蜀亦止。蔚之願也。不幸戊戌正月十九日。方居母憂。而書燬於火。繼作之。至己亥二月初二日。值高承恩之難。復棄於兵。今甲辰二月十五日。歸帆東下。已達楚境。名曰新灘。又逢陽侯之怒。僅以身免。蜀難餘波。猶若是其酷也。後在襄陽署齋。永夏無事。復追憶而次序之。尚得十之五六。而西山餘孽。又適於是乎。蜀難誠始終於西山矣。蔚萬里餘生。當此可勝慶忭。明年布帆無恙。得返故園。將挾是編以志終天之恨云。

崇禎十五年壬午春正月。荀蔚年五歲。隨先君子赴四川城都府華陽縣任。沂江而

上。四月十六日始至。時川西新經民變。獷悍如故。先君子力為興利除害。年餘政聲始起。癸未冬。聞潼關失守。逆賊李自成據西安為巢穴。將渡河。張獻忠尤狡黠。先已屢犯蜀地。熟悉險要。出入飄忽。及蹂躪湖南。遷延不入黔粵。先君子遠度賊勢必復入川。屢請諸當事。為未雨綢繆之計。而皆苟安無事。先君子動多掣肘。惟拊膺太息而已。先是有搖黃賊震天王混天星搖天動黃龍等十三家。出沒於川東北山谷間者十餘年。殺掠人民無算。取少壯者文其面。作川王大王等字樣。以益其黨。漸至十餘萬。有秦纘勳者。川東石砭土司秦良玉之族也。與華陽奸民某等。潛伏內地。每作搖黃耳目。故賊得乘虛肆其凶。難民無不欲食其肉者。後被擒。須報決。忽來防範稍疏。與其黨數十人。夜殺獄卒遁去。諸吏請曰。昏夜倉卒。賊必不及遠去。請大索城中。庶可獲。先君子曰。不然。賊非有外援不及此。必走歸石砭矣。吾聞石砭屢著戰功。今其女官秦夫人。主事尤稱忠順。我若遣汝等將之以重幣。鼓之以忠義。則不惟渠魁授首。而東方亦可免意外之變矣。乃遣能役數人。即日東發。潛至其所。秦夫人果大喜。以大義滅親自任。將纘勳等如數擒出。斷其手足。嚴軍解至。且附文申請案院。圖寫全蜀形勢。請益兵分守十三隘。蓋土司屢請於巡撫陳公而不獲者。今欲藉先

君之力而得之於巡按劉公也。劉公雖許可，奈無現兵，必須召募，而又乏餉，終成無米之炊。請於蜀藩，蜀藩不與，又不能專，必俟與撫議，而巡撫駐重慶，東西遼遠，文移往還，動須浹月。歲聿云莫矣。

順治元年，即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，獻逆悉眾犯蜀，守將秦夫人及參將曾英、趙崇貴俱以守禦單弱，先後敗績，賊遂長驅而上。三月，成都戒嚴，先君子求見蜀王，不得。內江王知之，以先君子策內言於蜀王，王終以祖制為辭，不能用。五月，聞李逆陷燕都，而川東斷臂，難民紛紛逃入省城。一時人情洶懼，不知所為。蜀王始出財佐軍，然已無及矣。眾議蜀王監國，御史劉之渤持不可，躍入荷池，議乃寢。初，巡撫陳士奇提學政，好談兵，故朝議即命撫蜀。及撫蜀，又日以詩文為事，軍政皆廢弛，故賊得成破竹之勢。屯於忠州之葫蘆壩四十餘日，復左步右騎，翼舟而上。六月，曾英守涪州水路，趙崇貴守梁山陸路，俱敗而逃，賊遂奪佛圖關，以火攻陷重慶府，大殺。次日，悉斷民右手，以瑞王及關南道陳勳。瑞王本封漢中，以國破奔重慶，陳勳及巡撫陳士奇，龍右士大夫，多挈家從之，至是皆不免。知府王行儉、巴縣令王錫等，縛於教場，將殺之。忽雷雨晦冥，逆向天諾曰：我殺人與天何涉。以大礮向天叢擊之，俄而晴霽，遂皆遇害。七月，逆留賊將劉廷舉守重慶，已

率衆西上。成都大震。內江王以先君子言皆驗。出私財益召募一千八百餘人。隸總兵劉佳胤標下。然皆訓練不素。而火器局復自焚。城中一無所恃。先君子自分必死。與原知太倉州事理刑劉士斗。成都縣令吳繼善。及諸僚屬。日相勉以忠義。曰事至此。我輩之存亡視此城矣。他非所知也。時有邛州舉人劉墨仙。與成都令善。為謀遣種計。吳春乃約同舅氏張叔度。攜先母及蔚兄妹。於七月十四夜出南門。由雙流新津入臨邛城暫住。八月初五日。賊薄成都。劉總兵出戰而敗。賊遂穴城下。實以火藥。又取大木長數丈者。剗之。兩兩相合。纏以繒帛。亦貯藥。向城樓。城上望之。益懼。復勵衆擊賊。賊卻二三里。衆皆喜。以為將去也。初九日黎明。火發。而北角樓陷。木石如飛。烏蔽天者久之。守陴者皆走。賊遂入城。蜀王率宮眷投於井。劉總兵赴水死。各院司道府及諸文武官俱被執。十一日。盡驅城內軍民男女於中園。將盡屠之。俄有龍尾下垂。逆以為瑞。遂免死。仍逼入城。先君子被幽於大慈寺。逆遣其黨饋食。以厚祿相誘。更以天命為詞。先君子擊案罵曰。吾豈貪賊粟哉。自兵敗時已不食。求死不死。何不速殺吾。將助國滅汝等也。賊黨知不可屈。往報逆。逆大怒。先君子遂與御史理刑兩劉公同遇害。初御史及崇慶州知州王勵精。皆與逆同里人。初疑之。至是勵精聞

省城陷。即朝服望北闕拜。坐樓上。舉火自焚。勵精嘗於壁上書文文山孔曰成仁等語。後二十餘年。壁字猶如故。及州民建祠奉公像。甫祭畢。而壁適頽。其精誠所積如此。逆初猶稱李自成永昌偽號。至是踞蜀王宮殿。僭偽位。國號大西。改元大順。以成都為西京。自為聖諭四言。勒之石。設偽宰相以下各府部。內外文武官。以汪兆麟為偽相。兆麟桐城諸生。從賊已久。殘忍狡獪。知逆好殺。每先事承迎之。以固寵。又以綿州嚴錫命充偽吏部。彭縣令湖廣王國麟充偽戶部。彭縣龔完敬充偽兵部。某縣令某充偽禮部。而偽工部者王其姓。與逆同起延安弓工也。癸巳歲有滇人楊經由白鹽井提舉陞四川洪雅令

原籍太倉。蔚嘗見其道人歸滇。有稟啟自稱沐恩下吏。問之。楊曰。此余恩上王尚書者也。余非其力不及此。王與張同里。以製弓良故。西京時為大司馬。空然為人甚慇。不識文字。名某字某。爵令不憶矣。

其孫可望。劉文秀。李定國。艾能奇。四人者。逆假子。皆從張姓。為將軍

監軍先鋒等官。主兵柄。兆麟主機務。王尚禮。馬元利。馮雙禮。張虎等。為偽都督。又配

知府以遊擊。知州以都僉。知縣以守備。皆以偽科所取文武進士舉人為之。以東門

外中園作教場。南門外萬里橋為屠戮之所。省城內外通衢房屋。皆自前簷截去七

八尺。兩旁取土覆道上。以利馳驅。城門出入。必有符驗。登號甘結。犯則坐。死者甚衆。

入城者面上猶加印記。若失之則不得出。其後惟聽入而禁出矣。又凡衛僻閭巷有

人之所。即分發詞事之賊。謂之查事人。房屋垣扉皆遍。如兩三偶語。或夜中燈火及
夫妻子女語言。間有稍涉不吉。若未平不穩。斷絕死敗之類。次日併左右隣里十家
皆斬之。死者初不知為何事也。其有不及報而為他處發覺者。則併查事人亦誅之。
其殘暴類如此。時蔚母子居邛州。十一日。邛州諸生聞省城失守。即糾集無賴。向上
南巡道胡恒。伐鼓大譟。索印款賊。恒不與。時兼理建昌備兵事。挈家將南走建昌。城
中鼎沸。蔚母子亦倉皇同奔。抵雅州河畔。見衛送胡恒。我邊蠻兵數十人奔回曰。胡
道家已為王知州所執。將解省。慎勿渡也。乃於就近桐子林地地方暫寓。王知州者名
國臣。本秦人。久通賊。恒廉得其故。嘗齟齬之。故國臣切齒。將甘心焉。又值國臣欲併
將蔚家解賊。幸藉浙人錢州目經營得免。時有雅州生員傅原脩。密說天全土司高
躋泰。於二十四日出兵擊國臣。國臣遁入成都。躋泰遂迎恒家入其地。然州民俱散
走。蔚亦踉蹌同奔至孔家坪。數日道路之口。已紛然傳先君子與兩劉公同殉節矣。
蔚母子聞之。雖痛徹心髓。而不敢發哀成服。又勢不可與吳眷同居。遂告別。由思經
山至洪雅縣地方止戈街暫居。以地名佳也。旬餘。忽一日清晨。見西岸中保壩悉成
戈戟叢。而地下無衣死人數千。且衣朱碧者已紛紛渡河。方知賊已乘夜襲殺居民。

人皆膽裂不識何以竟無人馬聲也。賊旋下令曰：凡爾處市鎮俱順民毋恐。家給大順錢緡於首，可不死。而山中作逆者當剷除之。人以此是不敢入山。然搜求仕宦，尤為殘酷。濱於死者日以數計。數日後賊赴雅州，始得轉徙八面山下。然從此山中亦不可居矣。時有詔起原大學士王應熊為督師，專辦蜀寇。應熊重慶人，駐紮江遠州，兵備馬乾。擊賊將走之，復重慶府。乾雲南人，初衆議請代士奇撫蜀者。九月，李自成遣賊將馬科至綿州，獻逆使孫可望與戰，為所敗，自往擊之。科乃遁歸漢中。逆使李定國等追之，遂取保寧龍安二府。可望又取茂州。未幾松潘副總兵朱化龍合同知詹天顏擊斬賊將王運行，遂復龍安。又復茂州。時逆以王國臣為茶馬御史，與艾能奇率賊數萬至雅州，飛仙關脅土司獻胡恒及避亂宗室朱奉鈿等數人。又取躋泰之弟登泰，詭云授以官，乃還至成都，皆殺之。後乘土司無備，突入始陽，土軍俱散匿。賊無所得。三日後土軍大集，賊倉卒退回。土軍蹙之於河，死者千餘人。十月，逆令各郡縣起送王府宗室暨家口數萬人，皆殺之。惟富順之鎮國將軍平櫛蜀王弟子也，間道走榮經縣，而建昌守將丁如龍、周雙喬、李鳳、越嵩指揮王自明等初被胡恒檄引兵亦至。知恒已被害，乃與黎州千戶馬雲龍、土官馬京等率七姓蠻兵謀擊賊。劉總

兵之入援也。標下參將黎州曹勳。嘉定楊展從之。城破。俱執於南門外。將殺之。會日暮。繫解。俱投水得免。時勳逃至榮經。衆喜。遂共推為帥。於是內江原戶部主事范文英。邛州舉人劉道貞。廬山程翔鳳。生員傅原脩。洪其仁。與勳等同奉鎮國為盟主。稱蜀王。圖興復。共拜勳為副總兵。統諸將。文英為監軍道。道貞為兵部職方司。翔鳳為監紀官。勳率諸將敗賊於雅州龍鶴山。追至城下。反為所敗。遂失榮經。退守小關山。楊展之得脫也。至新津。得鎮標潰卒千餘人。遂奉為將。展令其衆由間道趨敘府。而已至嘉定。取家口來會。及歸而嘉定與諸屬邑俱降。賊改為府。設偽官守之。展與其子璟新走敘府。未幾城陷。展遂奔盧衛。又謁應熊於遵義。應熊授以故職。旋加副總兵。十一月。逆令搜求仕宦。及起送衛所世職。皆殺之。又案籍誅其妻孥。無得免者。而僧道醫卜陰陽諸流。及百工技藝人。或託言齋醮。或考試。或興大工之類。至則皆死。而孥戮之法亦如之。又拘紳袍富室。大賈罰餉銀。皆以萬計。少亦數千。不問其力之足否。事甫畢。則又戮之如初。或有訐訟干連公事齋解之類。至則不問何事。並解役亦無歸理。又於田里起征戍之兵。而排門徵運糧人夫。乘有事漢中也。初李定國等追馬科。既取川北。至是進攻漢中。不能克。而科又與賀珍合兵來戰。定國等望見悉

棄資仗奔還。而諸兵夫並未至漢中。然竟無一歸者。時蜀地自遵義而外。皆為賊有。逆乃僭用郊見之禮。以祝文表牋。有黏接處。遂怒其偽。禮部某全家皆死。謂不欲其一統也。旋又以不葺治衙署。殺其偽兵部龔完敬。凡內外各偽文武官。偶有小過。輒斬之。重則剝皮。實以橐而衣冠之。或劓。則刀數以千百計。若大杖。乃用百十之數。而笞之。則亦以千計。班聯中。未有不失其故步者。然又萬無逃脫之術。寧非噬臍無及乎。每有報某官闔門自盡者。於是本官衙役及查事人。與附近居民。皆坐死。

二年乙酉正月。逆以蜀民多阻險自固。益恨之。令閉諸郡邑城門。悉行斬戮。人皆惴惴待死。投繯赴井者無算。旋傳偽詔赦之。逆殘暴日甚。人知必死。凡有險阻。皆舉義旗。然亦有附名起義者。雖云殺賊。其實志在財物。如上南則惟洪雅山深。故為尤甚。動稱黎州蠻兵。蔚自去冬入山。至今春三月。被掠者三次。衣物一空。且動以居民從賊為言。而賊至則又以為叛地。後蔚匿於窰中。又為土兵所得。以語言不達。渠等反認為賊。官眷屬。帶入九溪。渡鐵鎖橋。見其主將黎神武。備述殉難之由。幸彼方以義師為名。正欲培養忠義之後。以服衆。遂安插於小尖山西縉寺。稍饋資糧度日。於時

雖有山谿之固。苟延殘喘。而孤蹤天末。愈復無聊。然亦無可如何也。時聞副總兵曾英初與川東道劉鱗長次綦江。至是入援重慶。大破賊。馮乾之復重慶也。賊將劉廷舉遁歸。請救於獻逆。逆命劉文秀統賊數萬東下。置老營於合州之多功城。三月至重慶。水陸夾攻。英乃遣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。分禦水陸而已。平精騎數百。從間道襲破賊營。取其旗幟。還與大海等夾擊。大破之。賊得免者僅三千餘人。英威聲大振。一時卒起之將皆歸之。至二十餘萬。且多舟楫。福王知其功。故以平寇伯加之。而楊展亦復敘府。春夏之交。賊將馮雙禮每戰輒敗。及孫可望來援。展乃敗奔江津。又聞逆發賊數萬。迎戰朱化龍。蔡僉事於羊子嶺。大敗。化龍乘賊行列未定。遽以三寨番騎數百衝之。賊見即驚潰。死者山谷皆滿。其得免者十纔二三。化龍以孤軍不敢窮追。乃還守舊地。蔚居山中。見黎神武等所為殘忍妄誕。凡有俘獲及挾仇相害者。但云從賊。無不手刃之。又服飾不經。或戎服以白繒纏首。或紗帽補服。文武九品互用。或取神廟金色幘頭及龍袍著之。而其下參遊都守。則尤不倫。有衣冠璀璨者。有袒褐襤褸類乞丐者。每朔望則雜沓而至。事已。則器仗之屬。悉以父兄子姪及隣里輩持之。須臾已沾體塗足。同作農事矣。此間晴期甚鮮。盛夏不扇。雨衣則附火。

挾纊。秋見霰雪。時尉已八歲。覓書不得。得敗甲一領。舅氏日取其中殘編綴而課之。九月。逆詭以秋選科試之法。誘殺進士舉人貢監生員及家屬合數萬。又開特科。死者復萬七千餘人。時文廟自火。逆曰。孔聖人不喜我殺其弟子邪。兆麟曰。四川文運已絕故也。是月。神武率衆三千餘人。同黎州漢土兵將與賊將艾能奇戰於雅州。敗還。十一月。偽上南道綿州郝孟旋反正。孟旋見賊所為。欲歸明朝。未得。而范文英程翔鳳知之。自小關山遣人招以書。孟旋遂襲殺守雅州賊卒。復稱明朝正朔。而以城付文英。自命其衆曰。匡正營。往攻邛州不克。遂入洪雅之花溪山。後為團練參將熊振生所殺。時逆決欲盡屠蜀民。乃偽下除城盡勦之令。云凡居山野者俱叛逆。將悉行勦滅。城內者俱良民。乃免死。於是深山窮谷之人。咸扶老挈幼入城市。露處猶不能容。賊乃閉城禁出者。而悉衆入山野搜捕掩殺。嬰孩無得免者。每賊日須首級或二三。或四五。多寡以地方大小繁簡論。如式乃已。不則亦殺之。後利其輕代以手鼻。其數亦如之。死者數千萬。骨肉之山。纍纍相望。又令賊卒凡子女玉帛。及一應貴重之物。不得輒留。犯者死。人畜以刀劍。而諸物可焚者。則以火。惟金銀必以水土沈埋之。既而城中屠殺焚燬。一如前法。且墮其雉堞焉。

三年丙戌正月。賊各屯戍俱撤回。併撤其偽文武官。偽官知不免。於是相繼反正。洪雅偽守備潘璘。乘義旅臨城。亦欲降。謀於偽令嚴賡。賡不可。欲執之。璘走得免。遂啟城潛納外兵。斬賡首。赴雅州獻馘。蔚於范公所見之。先是上年十一月。黎神武率衆從范公入雅州。聞公訪求故宦。神武言之。公由是知蔚及故義眉劉令在九溪。即撥夫馬迎至楠木坪暫居。與公眷屬密通。蔚即同舅氏赴雅州請見。始知公為先君子故人。公以洪雅需令。遂檄舅氏仍以經歷職銜署縣事。留蔚十餘日。慰勉備至。而屬望甚深。且以子相視。名曰世蔭。示應卹廕也。仍檄標下參將熊振生。送至乾坝場。且就近供億。而舅氏赴任。是時民已屠盡。逆惡貫亦盈。怨鬼俱出而揶揄之矣。一日。逆聞後廊下。有奏樂聲甚嘹唳。逆拔刀將殺之。見無頭女子數十人。共案樂器。逆驚仆。久之方甦。又一日。逆獨坐飲食。空中忽下數千百手奪之。又城中每日入。即聞言語及號哭聲。就視之則無所見也。而賊卒每出夜巡。即有瓦礫叢擊之。至不敢出。逆惡其不祥。移出於中園屯之。名為御營。中有浮圖。逆命礮墮之。賊中磚石死者數千人。二月。逆夜縱騎登高遠望。見時有火光。及聞人畜聲。逆怒其衆燭之不力。誅其主者。遂遣賊守其奔逸之路。搜牢一空。無或免者。逆嘗向天詛云。人民甚多且狡。若吾力

所不及。願天大降災殃。滅其種類。又每於隨身夾袋中取書冊。方二三寸許。屏人檢閱。然逆初不識文字。不知何故。賊自出屯以後。日惟焚燬城內外民居及各府署寺觀。火連月不絕。惟蜀府數殿。累日不能焚。後以諸發火具充實之。乃就燼其宮牆甚堅。欲壞之。工力與砌築等。不能待而止。又獲人牛各數千。負耒耜驅之。散行田野間。遇禾稼則耕殺之。其所聚金銀。以千餘人運之江干。三月始畢。至是測江水淺處。多支流。以殺其勢。一如築決河法。水涸於江底作大穴。投以金銀。而殺運夫於上。後覆以土。仍決江流復故道。後續有所得。俱剝木成鞘。運至新津江口。載以千餘艘。將為順流計。至巫峽投之。時賊久聚成都。除川西平原皆成空地。其餘皆建義旗。楊展已於春間沂流取上下南之地。屯嘉定州。與黎雅之曹勳等聯絡相應。威茂之朱化龍與龍安之詹天顏曹洪等在西北。而曾英馬乾屯重慶。譚文等屯忠州。萬縣王祥屯遵義。督師幕府在焉。此東方也。暴布星列。遙為聲援。賊勢日蹙。惟川北之保寧順慶二府。尚有賊將劉進忠守之。進忠知逆無成。已率眾至忠州。欲與曾英合。已而自疑。復引還。逆欲殺之。未得。七月。逆以川北民未盡屠。且欲誘殺進忠。乃燒其財貨舟楫於新津。拔營而北。所至留數日。焚戮如川西法。赤地乃已。九月入順慶府。屠之。屢檄進忠不